

疫情下的兄弟情誼

潘志明

全球大流行至今已超過一年，從起初的局部地區爆發到全球國家無一倖免，從開始的樂觀估計短時間的傳播到現在仍然沒有遏止的跡象。大流行不單影響每一個人的健康，更挑戰人與人的關係，也讓筆者對人的哲學多一點反省。人的行動表露人的共同特性，指向人的內在價值，反映人的相互關係和責任。重溫疫境中的「人」和「事」，可以是消極的提醒我們帶著人的共同脆弱性（vulnerability），無分種族國界；也可以是積極的提醒，人是休戚相關，彼此連結（interconnection），帶出彼此扶持，實踐團結互助（solidarity）的兄弟情誼（universal brotherhood）。

人類的共同特性：脆弱性、關係性與連結性

新冠病毒並沒有擇人而染，從嬰孩到老人家都有機會染疫，不分男女老幼，香港受感染的病人年齡便由十四天到一百歲；年輕並非免死金牌，縱然年長患者死亡率比較年輕患者高出數十倍，一樣有年輕患者的死亡個案。在美國德州便有年輕人輕視疫情，參加新冠肺炎派對，最終染疫死亡。財富也不能抵抗病毒，疫情初期便有一位女富豪受感染，連同她的愛犬也染疫。社會地位同樣無法抵擋疫症，美國、法國、烏克蘭、墨西哥總統相繼染病，英國首相約翰遜更要進入重症病房，與死亡擦身而過。宗教可以保守人健康無恙嗎？南韓最大宗的群聚感染就是新天地教會群組，香港也曾發生佛堂群組，佛堂師父也未能倖免，在意大利便有一百多位神職人員死於新冠肺炎。受感染的病人也無分職

業，單單在美國便有差不多六十萬醫護人員染疫，四千人死亡，更令人心痛的是，殉職的醫護人員平均年齡少於六十歲，遠遠低於整體死亡的平均年齡七十八歲，意味著很多年輕的醫護在前線犧牲了……新冠肺炎散播無分疆界，不論是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俄羅斯，都高居受感染人數榜首。人類就是這樣脆弱，這種普遍性的脆弱是所有人的共同特性，無分年齡、性別、國籍、職業、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宗座生命學院在疫情初期便發表了《大流行與普世性的兄弟情誼》文件，指出「大流行」打破「隨著科技進步，人類變得不再脆弱」的思維，就是擁有頂尖醫療技術和經濟蓬勃的社會，也無法控制大流行，阻止疫情散播的可能性也越趨渺茫。然而，人類的脆弱性、限制性並非只有消極的一面，這特性是內在的，普遍的，共同擁有的。它是人人平等的表徵，它排除了人可以獨自生活而無需依賴任何人的可能。在疫情中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檢疫人士需要依靠其他人仕接濟渡過檢疫期。「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思維並不符合人的脆弱本性。

從人的脆弱引發相互照顧的化學作用，直指人與人之間休戚相關的關係性。人是道德主體同時也是道德客體，人隨倫理決定作出的行動均指向人，人與人之間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是施與受的關係，是愛與被愛的關係。疫情初期網上流傳一個故事：在巴士上有一對母女，母親未有戴上口罩咳嗽，一位乘客按耐不住出言責斥，女兒連忙道歉並道出母親一星期要去醫院數天洗腎，口罩已用盡……巴士上突然靜下來，不少乘客默默的送上一兩個口罩給她們，母女從一無所有變得一無所缺。這個例子在疫症期間比比皆是，就算是素未謀面的人也同樣得到無條件的捐贈。這利人不利己的決定看似不合邏輯，我不去搶購防疫用品、屯積居

奇，稱不上情操高尚也算是有良心吧。表面上人有自由選擇對其他人的脆弱視而不見，只聚焦在不受干預的個人權利，在美國便有反口罩運動，無視受感染或感染人，拒絕政府以防疫措施干預自由，強制市民必需在一些場合戴上口罩。然而，面對他人的脆弱，人的惻隱之心總會在某程度上被牽動，有能力而不施以援手的話便無法除去內心的戚戚然。真正的自由是自願選擇履行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的道德責任，實現人位格的主體性。武漢疫情爆發高峯時實施封城措施，截斷陸、空出入交通，阻止疫症蔓延全球。如果當時你身在武漢，你會選擇離開還是留守呢？事實上在封城前估計已有五百萬人離開了武漢。相反，大陸歌手兼慈善家韓紅即時發起募捐行動，在封城第三日親自將防疫物資送入武漢，無懼感染風險。

聖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通諭中，以加音殺死弟弟亞伯爾的聖經故事，加音的一句話：「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指出現實出現了一種否定與他人休戚相關的文化，就是罔顧他人的「死亡文化」。「人傳人」的新冠肺炎正是人與人休戚相關的鐵證，只要一人染疫，不單是同枱食飯的朋友有機會受感染，就是在同一餐廳的食客、職員，同住一幢大廈的住客，同一工作場所的同事，都有可能受到傳染。在香港的歌舞群組便是一例，成為最大的感染群組，共七百三十二人確診，傳播鏈蔓延七代，牽及一百四十個地點。隨著交通、互聯網的急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拉近，新冠肺炎在武漢開始爆發，不出數月已轉遍世界每一個角落成為大流行，反映人與人緊緊連結，確實是休戚相關，所謂牽一髮、動全身。全球的疫情受到廣泛報導，在意大利倫巴第的慘況仍然歷歷在目 - 染病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七、醫療制度崩潰、缺乏防疫物資、醫護人員殉職、親屬無法陪

伴家人離世、棺材放滿聖堂的情景，震撼全世界，就如發生在身邊一樣。在墨西哥流傳一幅人像，遠觀是一位戴口罩的醫護人員，近距離一看赫然發現人像是由多位頭像組成，他們就是一百九十八位在墨西哥因工作而染疫殉職的醫護人員。疫情報導令人心情沉重，縱然發生在遠方陌生人身上，也會牽動大家的心，人與人之間又怎可能沒有關連？這一種連結不單是負面的連結，疫情製造了一個機會給全世界的人彼此拉上關係，人與人連結在一起，成為他人的近人。「連結性」正是人的第三個共同特性，我們不單與身邊的人連結，也與身在遠方互不認識的兄弟姊妹連結。「近人」不僅局限於自己的親人、朋友，「近人」以人的共同特性為基礎，滿載全球性的幅度。從人的脆弱性走向人與人休戚相關的關係，彼此連結，直指一份普世性的兄弟情誼。

團結互助與兄弟情誼

《大流行與普世性的兄弟情誼》文件指出，人的脆弱性讓人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照顧和互相信任的關係，這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基礎。從互相依賴的事實到選擇團結互助並非一個自動過程，然而，疫情中不乏自願選擇團結互助的標記，特別在疫情中堅守崗位、以生命拼搏救治病人的醫護人員，遠遠超越他們工作的責任和職務。還記得李文亮醫生嗎？李醫生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工作，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微信提醒同行有沙土傳染病出現，被稱為「疫情吹哨人」，其後遭受到公安局訓誡「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李醫生繼續工作其間，接診一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患青光眼的病人後，不幸染上新冠肺炎，2 月 7 日病逝，遺下正藉懷孕的妻子和五歲的兒子。網上流傳一篇《我走了》的悼念文章，非常感人，節錄末段如下：

「等到春雷滾滾，如果有人還想紀念我，請給我立一個小小的墓碑吧！不必偉岸，只須證明我曾來過這個世界，有名有姓，無知無畏。

那麼，我的墓誌銘只需一句：

他為蒼生說過話。」

「他為蒼生說過話」！李醫生選擇做蒼生的看守人，無懼無畏，展現最深層的兄弟情誼 - 奉獻自己生命作為他人的禮物，進入愛的核心。72 歲的意大利神父貝拉德利（Giuseppe Berardelli）在疫情中同樣為人捨掉性命，展示最偉大的愛情。他居住在北部倫巴弟貝爾加莫省卡斯尼戈（Casnigo），感染了新冠肺炎入院，病情嚴重，教區為他購買了呼吸機，但他卻放棄使用，反而轉送給一名有需要的年輕患者，貝拉德利數日後病情轉差不治。李文亮醫生和貝拉德利神父，以及全球在缺乏保護裝備下緊守崗位與疫症搏鬥而犧牲的醫護人員，都是深愛世人愛到極點，猶如耶穌一樣：「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若 13:1）為人捨命並不是耶穌獨有的教導，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種寧願捨棄自己以成全仁德的精神，在疫情中犧牲的烈士圓滿的實踐了。《生命的福音》通諭第二號陳述天主交託給人類一個的神聖的事實 - 既要我們以負責任的態度來保守這生命；同時要在愛中，將自己當做獻給天主和獻給弟兄姊妹的禮物，使這生命臻於完美。表面上兩者是一個矛盾，既然要保存性命，又怎可以犧牲自己？殺身成仁的道德力量又來自那裡？仁，是孔子推崇的德行之首，是與生俱來的性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的力量

來自人的內心，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特點，「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孔子指出仁的價值比自己的性命更高更重要，兩者取其一，必然是仁，選擇仁才稱得上是人，用今天的術語，就是保存人的尊嚴比維護肉體的生命來得重要，否則人只剩軀體，缺乏人應有的特質，稱不上是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跟隨孔子的思想，提倡捨生取義的優次，以保存比生命更重要的本心。孔、孟對人的道德觀與位格主義（Personalism）對人的三層概念不謀而合：第一層定義人是肉身與靈魂合一的單位，是人類存有最基本的條件，是「幾近終極」的事實（penultimate reality）《生命的福音》通諭第二號，意思是塵世生命是接近而不是最終的真理、終極的善，負責任的保守這生命固然重要，也是天主托付給人的神聖使命，然而當有更大的善需要維護，便要作出選擇捨棄，使生命圓滿。選擇的行動體現位格主義第二層概念：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人去經驗、理解、判斷、決定而作出外在可見的行動，不是出自外在的力量推動，而是來自內在的我，我有意識的留心經驗，有理性去明智理解，覺醒到要合理判斷，用意志作出負責任的決定，整個過程是內在發生的事件，不同於客體（object）憑著外在的觀察、檢視得到認知。這種內在性表達了人有自由，人有自主性，是自我行動的作者，體現人是真正的主體，隨從自己的自由選擇。「身」與「仁」的抉擇，帶出位格主義第三層概念：人的超驗性。人不是為生存而生存的動物，人有其終向和使命，就是活出人的本性，孟子稱之為本心，是仁、義、禮、智四端的源頭。要理問答第一條：「人為甚麼生在世上？」便觸碰到人的終向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真理的光輝》通諭第二號論述人隨內心的嚮往尋求至善，且止於至善，只有當人在良知中經驗善的真理，且自我決定跟隨善，才能

成就真正的超越，圓滿的呈現真正的人性。何謂至善？在福音中耶穌這樣回答富少年有關善的詢問：「隨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誡命的對象必然指向天主與人、人與人的關係，耶穌囑咐我們遵守愛的誡命：「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2-13）至善呈現在愛的關係當中，實現超驗性的兩個幅度，就是「我們」橫向的幅度和「人神」縱向的幅度。因著愛而殺身成仁，是兄弟情誼的高峯，從幾近終極的事實（penultimate reality）～保衛自己，到達終極的事實（ultimate reality），成為兄弟的真正看守人。

在大流行期間有不少團結互助的實際行動，向世界見證兄弟情誼。去年三月正當意大利、法國疫情失控，醫療系統崩潰的時候，德國便主動派出軍機，接收重症病人，鄰近國家瑞士和盧森堡也加入分擔病人的行列。法國在去年十月在第二波疫情時，也作出同樣行動，接收比利時、意大利和德國的病人，展示團結精神。另一例子是中國早在去年一月已跟世界衛生組織分享冠狀病毒基因排序，便利各國及早診斷和研發疫苗。《大流行與普世性的兄弟情誼》教會文件指出，科學與人文主義需要結盟，遏制疫情的技術和臨床手段必需指向公益，抵擋忽略脆弱者益處的傾向。世界衛生組織就全球公平獲得 COVID-19 疫苗，領導成立新冠疫苗保障機制（COVAX），確保全球民眾可公平接種新冠疫苗，發展中的貧窮國家都能得到疫苗分配，而有能力的國家會無條件捐助疫苗，藥廠也以成本價售出疫苗並確保疫苗的貨源，加納便是首個接收免費疫苗的國家。雖然 COVAX 的進度未如理想，計劃以脆弱者優先的精神是值得喜許的。

結語

當各國藥廠爭相研發疫苗對抗病毒時，教會先知性的指出，能夠跨越病毒的最佳抗體是團結互助（solidarity）。每一個善舉都是彰顯復活耶穌的勝利，面對脆弱的兄弟姐妹，基督徒有責任見證普世性的兄弟情誼，彼此連結，彼此幫助，在大流行中彰顯天主的光榮。

參考

1. Pontifical Academy of Life. (30 March 2020). Global Pandemic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Note on the Covid-19 emergency.
2. Lc, T. (2012). What is Thomistic Personalism. *Alpha Omegan*, 7, 163-198.
3. Ten Have, H. (2016). *Global Bioethics: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Routledge, pp. 211-241.
4. 《生命的福音》通諭
5. 《真理的光輝》通諭